

新惊悚六计
典藏版Ⅲ
全国首发

异度社◆著

gui bao ji zhe

诡报记者

午夜心跳
Office离魂实录

不可终结的秉烛夜谈，等你来参加！身临黑暗角落、医学院的停尸房，还有看似千篇一律的《诡报》系列，让人心惊胆战的世界正在向你招手。呼吸，走进这里吧，不到最后一秒，你一定猜不到结局，一定逃不开迷雾的笼罩。守夜人的香笺泪，让黑色十字架再度唤醒驱魔之力。鬼相片，让那张美丽的脸变成了惨白流血的恶魔图标。惊悚27楼，行踪扑朔迷离的广告人正在寻找什么？

故事，藏匿在我们身边，藏匿在高校的阴暗角落，就是阅读恐怖故事。请翻开《新惊悚六计》系列，让人心惊胆战的世界正在向你招手。前OFFICE最不可思议的诡异档案。屏住你的呼吸，走进这里吧，不到最后一秒，你一定猜不到结局，一定逃不开迷雾的笼罩。守夜人的香笺泪，让黑色十字架再度唤醒驱魔之力。鬼相片，让那张美丽的脸变成了惨白流血的恶魔图标。惊悚27楼，行踪扑朔迷离的广告人正在寻找什么？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新 惊 魂 六 计

诡报记者

异度社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诡报记者/异度社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10. 12
(新惊魂六计·第3辑)

ISBN 978-7-5317-2492-6

I. ①诡… II. ①异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45898号

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

Xinjinghunliuji Guibao Jizhe

作 者: 异度社
策 划: 光 南
责任编辑: 徐秀梅
出版发行: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
网 址: www.bfwy.com
邮 编: 150010
电子邮箱: bfwy@bfwy.com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广州市诚誉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32
印 张: 22.5
字 数: 582千
版 次: 2011年2月第1版
印 次: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: 50.40元 (全三册)
书 号: ISBN 978-7-5317-2492-6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目

录

- 001/ 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之壹
轮回
- 027/ 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之贰
香笺泪
- 057/ 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之叁
黑色十字架
- 083/ 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之肆
鬼影迷踪
- 103/ 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之伍
秋田犬的童话
- 137/ 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之陆
鬼相片
- 161/ 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之柒
空城
- 185/ 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之捌
惊悚27楼
- 207/ 新惊魂六计·诡报记者之玖
预见死亡

楔子

章菲然开了个淘宝店铺，卖一些手工制作的古风首饰。章菲然很喜欢古风的东西，她小时候经常做一个梦，梦中她拿着小铁铲在后院铲蒔花，却挖出一只瓦罐来，打开一看，竟然是满满一罐子的金黄银白，各种珠翠夺人眼球，她惊喜万分地去抓，却醒了。

也许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梦，但章菲然立志要将它变成现实，于是她开始研究古代的首饰，并用从淘宝上买的铁片和玉石珠子制作首饰，她的梦想是赚了钱之后用真金白银打造满满一瓦罐的珠宝。

店铺的生意还算过得去，她每天在铁片中忙碌着，她觉得自己像一个精雕细琢的艺术家。

当她做完一根珠钗，淘宝旺旺忽然响了起来，又有生意上门，她兴冲冲地坐到电脑前，买家叫“摸金校尉”。

摸金校尉传说是曹操所创立的一支军队，专门挖掘陵墓，为曹操凑足军饷，后代的盗墓贼们也称呼自己为摸金校尉，自从盗墓小说火了之后，网络上无数人给自己起名叫摸金校尉，也不知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。

“掌柜，我想跟你定制一根簪子。”

“乐意效劳。你想要什么样的簪子？”

“我给你图。”对方发了一张照片过来，照片有些模糊，凌乱的桌子上放着一根金簪，上面镶嵌了宝石，做工非常精美。

“这是明代的工艺，恐怕我做不出来。”章菲然问，“这根簪子是哪个墓出土的？”

对方没有回答，只是继续道：“我急用，在淘宝上问了很多店都不能做。你店里不是有打制的簪子吗，工艺很好啊。”

“我的确认识银匠师傅，不过……”

“如果你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来，尽快开价，我绝不还价。”

章菲然觉得这个真有意思，信口说：“那10万怎么样？”

“成交。”不到5分钟，对方打了10万到章菲然的支付宝，她吓倒了，10万，就算买一根真正的古董都足够了。

“多久能做好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10天够不够？10天后寄给我，谢谢。”

等等，她没有答应啊。章菲然连忙跟他解释，可是不管她说什么，对方都没有反应，似乎已经下线了。

章菲然目瞪口呆，这个人脑子有毛病吗？见过强卖的，还没见过强买的，还是这种高价强买。

难道天上掉馅饼了？

她查看那人的资料，一片空白，账号是刚注册的，只有一个简单的地址和电话号码，竟然和她在同一个城市。

她忽然来了兴趣，这个神秘人究竟是谁呢？

这根簪子，倒是不妨做一做。

【1】

窄小的工作间里，一个系着围裙的男人正在炉子前忙碌，章菲然推开门：“胡羽，这次在做什么首饰？”

“这次做的是银餐具。”男人抬起头，乱糟糟的头发下竟然是一张颇为好看的脸，他拿起一只银瓶子递给她，“我在上面铸了蝶恋花纹，看看怎么样。”

“做工还是一如既往地精致。”章菲然爱不释手，可惜啊，这样的东西她买不起。

“这次要打什么样的首饰？”胡羽一边整理银器一边问，章菲然将照片递给他：“就是这个，能做吗？”

胡羽脸色变了：“你在哪里得到这张照片的？”

“客人给的，怎么了？”

胡羽的脸色阴晴不定，拿着照片反反复复看了很久，章菲然被他的脸色吓倒，伸手在他面前晃了晃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“那个客人的地址你有吗？”

章菲然奇怪地望着他：“你们认识？是故人？”

“把他的地址给我。”胡羽的脸色很可怕，认识了四五年，章菲然从来没见过他这副模样，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把地址找给了他，他神色凝重：“菲然，这个单子不要接了，就当这件事从来没发生过。”

“为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你就别管了。”胡羽将她推出门去，任她如何敲门都不开，章菲然满头雾水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怎么一个个都变得奇奇怪怪的。

既然银匠不肯接单，生意是做不成了，她回家退了单，对方也

没有说什么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

大概过了一个星期，章菲然又接了几单打制首饰生意，来到胡羽的工作室，却只看到另外几位银匠在工作。

“胡羽呢？”

“找胡羽啊？他请了长假，说要出去旅游，走了一个星期了。”

一个星期？章菲然愣住，不正是她给他看了照片那天吗？

“他有没有说去哪儿？”

“没说。他走的时候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在行李箱里藏了什么东西，脸色也不好，我看哪，他不是去旅游，倒像是寻仇的。”

章菲然一个激灵，寻仇？

莫非他真的跟那个名叫“摸金校尉”的客人认识？而且有仇？

章菲然给他打电话，电话处于关机状态，她的心有些凉，胡羽那小子会不会遭遇不测了？

她匆忙回家，找到摸金校尉的地址，带了瓶防狼喷雾剂就找上门去。那是一片老式的居民楼，或许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所修建的某个单位的宿舍楼，楼道又陡又窄，终于找到了地址里所写的那扇门，她鼓起勇气敲了敲。

没人应。

又敲，还是没人应。

她趴下来从门缝往里看，忽然听到有人问：“你找谁？”

她抬起头，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的脸：“我……我找住在这里的人。”

“这家早就没住人了，你走错了吧？”

“什么？”章菲然又看了看写在纸上的地址，“没错啊。”

“这户人家姓李，几年前就买了新房搬走了，房子一直没租出去，都空了好几年了。”中年男人挥了挥手，“走吧，走吧。别在这里堵

着路。”

章非然犹豫了一下，只得回家，走出居民楼，她又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总觉得有些不安。

接下来的几天都联系不上胡羽，这家伙在本市又没个亲戚朋友，就在他考虑要不要报警的时候，接到了警察打来的电话。

“喂，是章非然女士吗？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胡羽的人？”

章非然有种不好的预感：“认识，他怎么了？”

“他死了，你能到警察局来一趟吗？”

章非然觉得自己掉进了千年不化的冰窖里，浑身冷得刺骨。

死了？胡羽死了？

“你好，我叫申睿。”年轻的警官跟她握了手，带着她走进停尸房，冰柜中所透出的寒气令章非然打了个寒战。

“章小姐，尸体有些难看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
章非然吞了口唾液，朝他点了点头，他拉开冰柜和尸袋的拉链，一股刺鼻的腐臭味迎面扑来。章非然连忙捂住口鼻，朝里看了一眼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
胡羽的脸上满是刀伤和淤青，原本好看的脸庞此时扭曲得万分狰狞，连个人样都没有了。她颤抖着点了点头：“没错，就是他。”

申睿将冰柜推回去，领她进了办公室：“要喝水吗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章非然十指交缠，轻轻地发着抖，申睿给她倒了一杯茶：“还是喝点吧，凝神静气的。”

“是谁杀了他？”

“还不知道。听说8月12号那天你去银匠作坊找过他？”

“是的，他一直帮我打首饰，我那天是去下订单的。”章非然忽

然想到了什么，“他是什么时候死的？死在哪里？”

申睿盯着她看了一阵：“死者死了4天，死在工人路彤雅小区3单元502号。”

“啪”，茶杯跌落在地，一地碎片跳动不休。

工人路彤雅小区3单元502号就是摸金校尉的地址，4天前，不正是她去“摸金校尉”家的那天吗？

难道，那个时候他还活着？

“死者死前曾受过长时间的拷打，凶手非常凶残。”申睿说，“你放心，我们会尽快破案。你有什么线索也要尽快告诉我。”

章菲然的心被恐惧所包围，将这些天发生的怪事统统告诉了申睿。申睿一边记一边问：“你还记得在彤雅小区跟你说话那人的长相吗？”

“干什么问这个？”话一出口，她顿时恍然大悟，脸色煞白，“那个人……就是杀胡羽的凶手？”

“你别害怕，只是有这个可能性罢了。”申睿出言安慰，可惜毫无作用，章菲然全身都在发抖。如果那人真是凶手，那她岂不就是唯一的目击证人？

原来，那天她与死神擦肩而过。

“我，我该怎么办？”章菲然紧张地问，“他会不会来杀我灭口？”

申睿将自己的电话写给她：“如果有什么事，随时联系我，这段时间注意安全。”

【2】

接下来的几天章菲然过得担惊受怕，不敢出房门一步。这天早

上她还没起床，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，吓得她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。

墙上的钟指向早上七点，这么早，究竟是谁？不会是那个凶手吧。

她吞了口唾沫，壮着胆子问：“谁，谁啊？”

没人回答，继续敲门。章菲然往被子里缩了缩，又问：“谁啊？”

这次对方终于回答了：“章小姐，有你的信。”

信？大清早的谁来送信啊？

“把信从门缝塞进来吧。”

门缝下面果然塞进来一封信，之后门外就没什么动静了。章菲然从猫眼里看了看，确定无人之后才将信拿起，这一看吓了她一跳。

寄信人竟然是胡羽！

她忙拆开信封，字迹果然是胡羽的。

菲然：

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也许已经不在。那个人是我的仇人，杀父之仇。不要笑，这不是武侠小说。自从父母死后，我就只有你这么个朋友，这个故事也只能告诉你了。随信寄出我家的钥匙，床垫下有一本笔记本，你看过就知道了。

胡羽

竟然真的是仇人。章菲然紧握着信纸，胡羽也真是，有什么故事不能写在信里，偏偏要让她去他家。

难道这里面藏着什么天大的秘密？

去，还是不去？

章菲然犹豫了半天，还是决定去一趟。她换了件平时不怎么穿的衣服，又戴上玩 Cos 时候买的假发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终于来到胡羽的家。胡羽住在一栋破旧的平房里，她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有人跟着，打开门，屋中有一股潮湿的味道。她翻开床垫，果然有一本笔记本，看起来年代有些久远了。

翻开封皮，扉页上的字就吓了她一跳。

定陵发掘记录。

定陵？胡羽跟定陵有什么关系？

定陵是明朝皇帝万历的陵墓，20 世纪 50 年代国家下令挖掘，挖出的东西至今都还摆放在定陵博物馆里展览。

写这本笔记的人名叫胡小宁，是当年定陵的发掘成员之一。发掘的过程很顺利，并没有出什么纰漏，可是后来却出事了。文革之时，红卫兵将帝后的棺木和尸体都拖出来，从山崖上扔了下去。皇帝的棺木是金丝楠木的，上好的木材，上面还有包金，非常名贵。被山下的山民们哄抢一空。一个老农将楠木棺材运回家去，发现箱子的夹缝里还有一根累丝嵌宝的簪子，山民以为捡了天大的便宜，却又不肯随便找买家，就一直藏在屋里。当时很多人告诉他，金丝楠木是皇家的东西，平民百姓没那个命，会招来灾祸。山民不听，将楠木做成两口大箱子。不到一个月就出事了，有次山民夫妇回到家，到处都找不到孩子，叫来左邻右舍找了很久，最后在楠木箱子里找到了孩子们，可惜，找到的只是尸体。

山民家的四个孩子，两儿两女在家里捉迷藏，爬进了箱子去，箱盖盖上了，四个孩子活活憋死在里面。

当天晚上，山民发现藏在灶头底下的簪子不见了。

那根簪子其实是胡小宁所藏，文革结束之后，胡小宁找到山民

的家，想买回那两只楠木箱子，才听说了这件事，觉得事有蹊跷，开始着手调查。

胡小宁所写的最后一段很怪异，说半夜看到了四个孩子的亡灵，笔法很乱，意思也很乱，全都是些怪力乱神的东西。

接下来就是胡羽所写的，胡小宁就死在写了最后一段之后的第二天，山民发现他飘在湖面上，怀里抱着块木头，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。

村民们都说，他是被那四个孩子的魂魄魔住了，勾了魂儿，警方只当做意外处理。事情就这么搁下了，一过就是数十年。胡羽就是胡小宁的儿子，摸金校尉给章菲然看的簪子正是那根失踪的累丝嵌宝簪。

章菲然不相信什么怪力乱神，想来那四个小孩憋死也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将他们杀了，偷走了簪子。而这个凶手，很可能也是杀死胡小宁的元凶。

怪不得胡羽说那是他的杀父仇人。

她拨通了申睿的电话：“申警官，我找到了新线索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后脑忽而一痛，世界开始旋转，慢慢模糊了她的双眼。

谁，是谁？

章菲然又开始做梦，梦中她拿着小铲子在后院里铲荷花，土地蓬松，小铲子一铲一铲下去，忽然碰到了硬的东西，发出“铛”的一声脆响。

她欣喜若狂，将那瓦罐挖出来，瓦罐很大，足有一人高，她迫不及待地拆开封泥，忽然看到一双狰狞的眼睛。

瓦罐里并没有金银珠宝，只有四张狰狞的小孩脸。

章菲然从梦中惊醒，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，申睿坐在床边，似乎松了口气：“你终于醒了。”

“申警官，我怎么在这里？”

“你被人打晕了。”

“哦。”章菲然扶着额头，突然想到了什么，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胡羽家里？”

“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赶到你家，在你家里发现了胡羽的信，就到胡羽家里看看。当时你躺在胡羽的卧室里，幸好只是一点皮外伤。”

“笔记本呢？”

“什么笔记本？”

“一本很古旧，黑色封皮的笔记本。”

“胡羽家我们已经搜遍了，没有发现这个东西。”

是打晕她的人带走了？

还没等申睿问，章菲然就将笔记本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出来，申睿眉头越皱越深，这个案子远比他想的要复杂。他柔声说：“总之你要注意安全，如果再发现了什么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，不要再以身冒险了。”

章菲然点了点头，经过这一吓，估计她也没有那个胆量了。

医生说只是轻微的脑震荡，留院观察几天就可以出院，章菲然觉得没那个必要，当晚就回了家，她还有一堆订单要做。

打开淘宝旺旺，头像拼命跳动，全是催单的，她一个头两个大，干脆给自己放个长假，好好休息一下好了。

忽然，她手一抖，胸口一片冰凉。

在众多的窗口当中，有一个来自于摸金校尉。

“约定时间到了，明天上门取货。”

明，明天他要来她家？章菲然觉得自己泡在冰水里，浑身都被冷汗湿透了。他怎么知道她家在哪里？难道他不知道银匠被杀，她根本没有货交给他吗？

他所说的货，究竟是仿制的簪子，还是……她的命？

她给申睿打电话，连话筒都拿不住。

“申警官，救，救命啊。”

【3】

章菲然的家被严密保护，申睿拍了拍她的肩：“放心吧，有我们在，不会有事。”

家里家外埋伏了好几个警察，按理说她是安全的，可是为什么她心里这么不安呢？

白天相安无事，时针一步一步指向12点，警察们开始放松警惕，也许这不过是一场玩笑。

“你先去休息吧。”申睿对她说，“这里我守着，别担心。”

章菲然点了点头，刚刚站起身，敲门声忽然响了起来。

两人都是一惊，申睿拿出对讲机，低声让各组注意，然后拔出枪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边：“谁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他从猫眼看出去，外面空无一人。

门外无人，敲门声却始终都没有停。

章菲然浑身发冷，紧紧贴着墙壁，连动都不敢动一动。

申睿吸了口气，打开门，将枪口对准门外，却忽然愣住了。

门外有人，是一个小男孩。

“叔叔，这是玩具枪吗？”小男孩睁大眼睛问。申睿勉强笑了笑：“是啊，这是玩具。你找谁？”

“我找一个叫章菲然的姐姐。”

“我就是。”章菲然走过去，当她看清那小男孩的脸时，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这个男孩，竟然跟她梦里在瓦罐中挖出来的四个小孩中的一个长得一模一样！

申睿问：“你来找章菲然做什么？”

“有人雇我来跟姐姐拿货。”

“告诉叔叔，那人长什么样？”

小男孩歪着脑袋想了半天，摇了摇头：“太晚了，没看清。”

“他让你拿到货后到哪里去找他？”

“他就在马路对面。”

申睿一惊，立刻通知埋伏在四周的警察展开抓捕：“菲然，你照看这个孩子。”

“不要！”章菲然惊恐地看了那男孩一眼，跟着他跑了出去。C城的夜幕下，路灯昏黄，月色凄冷，长长的街道上，一个人都没有。

申睿吩咐警察们四处搜索，章菲然恍然大悟，叫道：“我们上当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这么晚了，一个小男孩怎么会独自从家里出来？”

申睿神色一变，冲回去寻找男孩，哪里有男孩的身影？章菲然看着面前忙碌的警察们，心降到冰点。那个男孩一定跟凶手有某种关系。

不，或者，他就是凶手也说不定。

她忽然想起，胡小宁在笔记本里说，他看到了四个孩子的魂魄，他们来怨恨他把簪子藏在箱子里，要来报仇。

难道，那个男孩是……

不，不可能的，这个世上不可能有鬼。她细细回想自己的梦，那场梦，究竟想要告诉她什么呢？

申睿让嫌疑人从眼皮子底下溜了，面子上有些挂不住，决心全力侦破此案，并让一个女警来保护章非然。章非然固执地觉得自己的梦有某种更深刻的意义，约了心理医生，想做一次催眠，去梦中探寻心灵深处的秘密。

心理诊所里灯光幽暗，录音机里播放着柔缓的轻音乐。章非然躺在沙发上，医生轻轻握着她的手，在她耳边温言软语，她很快陷入了沉睡。

梦中更加幽暗，她发现自己走在一条乡间的青石板路上，有人在和她打招呼，她礼貌地回应着，她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心跳声。

也不知走了多久，她来到一座农村瓦房前，喊了主人的名字，没人回答。她看了看四周，推门进屋，径直来到炕下，扒开石块和煤块，在里面摸了一阵，摸出一只帆布小包，她将里面的东西倒出来，是一根累丝嵌宝的金簪。

“叔叔？”

她回过头去，看见一只金丝楠木的箱子开了，四个孩子从里面伸出脑袋：“叔叔，你在找什么？”

她忽然很害怕，冲过去将孩子们摁进箱子，锁上了箱盖。孩子们在箱中挣扎呼救，拼命拍着木板，她惊惶地跑出去，在门外的灌木丛中摔了一跤，似乎掉了什么东西，她却并没有发觉，爬起来没命地跑。